

# 天下第一萌



悦薇◎著

本系列的所有作品均由作者原创  
如有任何侵权行为必究

最萌、最2、最欢乐 最呆、最笨、最娇憨

整颗心都柔软起来了啊，浑蛋！

《花火》工作室10年来唯一一本将幸福之泪沁入纸张的“心灵治愈秘籍”

五位首席主编钦定【天下第一萌】番号！

《桃之天天》超火爆5A级人气连载秘作！

恶意卖萌者死！

她本只想乘着“三虫一体”的精神混日子  
却不承想被他像只小狼狗一样霸道地一口叼上

桃之天天2了这么多年，终于孕出最萌正太美男：

啥？美男名叫东方萌？ 噢——



悦薇：



80后，女，宅属性坚强，  
间歇性抽风。动静皆宜，动若  
疯兔，静若呆子。爱吃、爱  
睡、爱宅。唯二宏愿：亲友健  
康，世界和平。若能再小小地  
奢望一把，愿我的故事永远欢  
乐，永远有爱。

微博地址：<http://weibo.com/vivimaruko>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  
责任编辑 王 军 张 周  
特约编辑 孙 逊  
美术编辑 彭 蕾  
装帧设计 刘 艳 梦 柔  
封面绘图 木木白暮



# 天下第一萌夫



悦薇◎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下第一萌夫 / 悦薇著.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

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391-7336-8

I. ①天… II. ①悦…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9750号

## 天下第一萌夫 / 悦薇 著

---

出 版 人 张秋林

责任编辑 王 军 张 周

特约编辑 孙 逊

美术编辑 彭 蕾

装帧设计 刘 艳 梦 柔

封面绘图 木木白暮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 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0 册

开 本 165mm × 235mm 1/16

印 张 20

书 号 ISBN 978-7-5391-7336-8

定 价 24.00元

---

赣版权登字-04-2012-2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



天下第一萌夫  
TIANXIA DIYI  
MENGFU

第十五卷

少年

第十四卷

郊游

第十三卷

沐浴

第十二卷

初始

第一卷

亲事

楔子

001

番外	201
存在的意义	
第十卷	205
为兄之道	
第九卷	227
二胎	
第八卷	187
娘家	
第七卷	149
吻痕	
第六卷	111
溺水	



目录  
CONTENT

天下第一萌夫  
TIANXIA DIYI  
MENGFU



那一年，逃学大王东方齐还没能在逃学界大放异彩、声名鹊起，彼时他还只是一个头上顶着冲天辫，嘴里缺了颗大门牙的五岁小屁孩儿，却已展现了他在“翘家”一事上的惊人天赋。

据不知名野史记载，东方齐前半生不羁放纵爱逃学（学堂），后半生放纵不羁爱脱堂（朝堂），正是缘于年幼时的他对离家出走一事的莫名热衷……

小风儿轻轻地吹，小鸟儿啾啾地叫。夷陵镇国公府大宅巍然耸立的高墙之下，一只长了两条小细腿的巨型“香菇”对墙而立。

良久，这只沉思了半晌的“香菇”终于有了下一步动作，不肯再让热爱歌唱的鸟儿们欣赏“它”销魂的背影，转身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果然，能整出这等奇特造型的，除了镇国公家爱作怪的小公子东方齐，没有第二人选。

小家伙儿背着一个几乎遮住了他大半个身体的硕大包裹，机灵的大眼睛四下骨碌了一圈，发现已成功脱离丫鬟和奶妈的魔爪，不由得咧开少了两扇“大门”的红润小嘴，得意地叉腰一笑。

跟小爷玩藏猫猫，回去再练五百年吧！哈哈哈……

他随即俯下小身板，做五体投地状，迅速地向着面前的狗洞钻进去。

才探了个头，他就被卡住了——原来忘记把包裹先取下来了……

他只好又倒着退回来，人小力气自然大不到哪里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个成语还是他哥昨天教他的），才把身上打成死结的大包裹给卸下来丢到了地上。

他试着往狗洞里推了推，推了一半，包裹又被卡住了。看来下次要把狗洞给扩充一下了，才“这么大点儿”的包裹都通不过……

他用力推了几下，包裹一动不动，又用力踹了两下，坚强的大包裹还是纹丝不动。看来，只有用杀招了！看他的无敌屁股蹲儿！

在他用力一拱之下，可怜的包裹屈服了。

逃家计划，成功！

镇国公府。

“爹爹，娘亲，小二又跑出去了。”八岁的小少年很是头疼自家弟弟这时不时闹出走的毛病。这年头，负责任的哥哥不好当啊不好当。

“不用急，左右还不是去了老地方。”镇国公夫人很是淡定地放下手中的茶



杯，微微一笑，“再说，府里的护卫可不是吃白饭的。”

天弘寺。

“萌萌弟弟，你看，这是青护卫给我雕的小老虎，你喜欢不？送给你！”东方齐打开早已在地上滚得看不出颜色的神奇包裹（可见大包裹一路行来有多坎坷），大方地将里面的宝贝一件件地往另一个小男童面前堆。

两个娃儿很明显同属一家出品。因为他俩长得一模一样，正是一奶同胞的双生兄弟。

东方齐的热情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他的萌萌弟弟就像一尊摆放在那里的木头娃娃一样一动不动，定定地盯着某一个方向专注地看着，似乎要看到天荒地老。

东方齐对这样的冷落早就习以为常，丝毫不以为意，继续不遗余力地将他的宝贝珍藏往外拿。

直到拿出一把糖果，他才猛然记起今天的意外之喜，连忙将糖纸剥开，小心翼翼且动作轻柔地将糖果塞进萌萌弟弟嘴里，还不忘念叨：“弟弟，今天路上有人娶新娘子哦，可热闹啦！一位长得很喜庆的红脸婆婆还到处发糖果，给了我好多。弟弟，糖果好吃吧？喏，都给你！”

“……那新郎信儿穿得像个红包似的，胸前还戴着一朵好大的红花，骑在大马上可神气啦！我也好想当新郎信儿哦……弟弟，你想不想？可是娘亲说只有长大了才能娶新娘子……弟弟，长大了我们一起娶新娘子好不好？哥哥把糖果都给你吃，大红花都给你戴，大马也让给你骑，好不好？”

“弟弟，明年我就要上学堂了，不能天天来看你了……”

“弟弟，你的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啊？哥哥想听你说话，想跟你一起玩，一起上学堂……”

“小施主，你又离家啦？”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寺中僧人的问候已演变成：“小施主，你又逃学啦？”

东方齐对此事的热情非但不减反而更盛，哪怕他已经成长为十几岁的少年，哪怕他已经被选为太子侍读，远赴京城求学。

他的萌萌弟弟，即使已成长为与他一模一样的少年，却仍是那个不会说话、不会回应，仿佛遗失了灵魂的木头人儿。不过，他相信总有一天，他的萌萌弟弟会好起来的。

他每每想到这个时候，就会回头看他的宝贝弟弟，而他木然的弟弟东方萌却总是安静地盯着远方，不说话，也不动弹。

很久很久以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婚事，悄然无声地改变了一切……

第一卷  
亲事





## { 亲事 }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小姐，这是……”新来的丫环被赐名叫袭人，许是从未见过这样的晨练方式，两只并不大的眼睛瞪得像铜铃一般大小，呆呆地看着她的新主子对着一棵瘦小的树摇头摆尾做出各种诡异的姿势，内心的惊诧与震撼实非言语能够形容。

“新来的？”妙人将随风飘过来的叶子扫拢成一堆，示意袭人将旁边的箩筐递给她，一脸见怪不怪的表情，“小姐昨个儿睡觉抻着了，眼下正舒展筋骨呢！”

袭人无语凝噎，她还以为小姐跟这棵树有不共戴天之仇呢。

“呼，舒服了。”燕鸿终于停止了对小树的摧残，双手叉腰扭了几扭，总算腰不酸了，背不疼了，腿脚也有劲儿了，心情十分舒畅。

“小姐，今儿读哪本书？”妙人袅袅婷婷地走过去，一边将手里的绢帕递给燕鸿擦汗，一边轻声问道。

“《三国志》吧。”燕鸿歪头想了想，选了本比较有趣的，省得一会儿又听得睡着了。

袭人好奇地看着燕鸿走到一旁的树荫处，躺到了一把形似软榻的摇椅上面，妙人变戏法儿似的从广袖中掏出一本线装书，熟练地翻到其中一页，然后清了清嗓子，开口念道：“今天接着说曹操逃离华容道……”

袭人这才明白，所谓读书，就是丫鬟在一旁念着，小姐她好整以暇避着日头乘着凉风歪在椅子上听着。

真是好享受啊！

“妙人姐姐，为什么咱院子要叫三虫苑啊？”袭人趁着燕鸿再度被曹操成功催眠之际，终于鼓起勇气问出了这个自打分过来这院子就一直困扰着她的问题。

“这是咱小姐的人生理想。”妙人瞟了一眼这个新来的问题宝宝，脸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巴也小，看起来呆呆的。嘿，看来还得她罩着，免得被飞云阁的人欺负。

“啊？小姐的理想……是做虫子啊？”袭人下意识地搓了搓手臂，仿佛那毛茸茸、软绵绵的小东西已经在上面爬似的，感觉有点儿恶心。

“这话让你一说怎么这么疼人呢？”妙人没好气儿地白了袭人一眼，“咱小姐

的理想啊，就是过一种集‘睡虫、懒虫、米虫’为一体的悠闲生活，才不是你说的恶心的虫子呢。”

“哦。”被教训的袭人露出恍然大悟的笑容，其实压根儿没听懂。不过在妙人一副“朽木可雕也”表情的鼓励下，她决定继续深入了解新主子的性情。

“妙人姐姐，小姐好像不怎么喜欢出门儿哦？”她都进府七八天了，愣是没见小姐出过自己的院门儿。

“呃，咱们小姐比较文静。”妙人说出来之后自己都觉得没什么底气。此时睡得正香的燕鸿突然翻了个身，嘴里还不住嘟嘟囔囔：“我家的表叔数不清……”

妙人看着一脸怀疑的袭人，心里悲愤至极：“什么小姐，为什么我每次想给你建立点儿形象的时候，你总是这么迫不及待地打破它呢？！”

燕鸿一直睡到近午时才醒，一醒来就发现自己的几个丫鬟凑在一起交头接耳。她八卦之心顿起，蹑手蹑脚地隐藏到旁边的假山后，意欲偷听她们在说些什么。

一听不得了了，燕府好事将近哪。

“镇国公府来提亲？”娃娃脸的可人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惊道。

镇国公府？燕鸿皱皱眉头，敲了敲睡得有些木木的脑袋瓜，好半天才想起来，原来是她们夷陵州势力最大，名头最响的豪门世家啊。传说中打个喷嚏，整个夷陵州都要抖三抖的超级大户。

“哇，镇国公东方府上啊，那可是真正的世家大族，人家可是开国元勋，实打实地用战功换来这世袭罔替的爵位。更别说镇国公家的大公子现在还是一方守将镇守着边关要塞呢，光是那府上养着的三千精兵，就足以傲视咱夷陵州了！”瓜子脸儿、身材高挑的伊人一脸与有荣焉的表情。自从三年前镇国公家的大公子东方玉被封为镇远将军，披着皇帝亲赐的战袍从家乡出发镇守边关，混在送行人群中的她惊鸿一瞥，即刻便对长身玉立、威风凛凛的大将军一见钟情、念念不忘了。嘿，虽说她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丫鬟，但也有相思的权利嘛！

“伊人姐，你懂得好多哦！”众丫鬟纷纷拜服，伊人更加扬扬自得。

“对了，他们求的是哪位小姐啊？”

也难怪袭人这么问，毕竟府上待嫁之龄的小姐可有多位。

“不管是哪位，肯定不会是我。”燕鸿暗自腹诽。

“听官媒说求的是嫡出的小姐，并未特别指定名讳。”带来第一手消息的佳人撩了撩不太听话的刘海儿，只看她脸上经年不变的淡定表情，任谁也想不到她才是



众丫鬟中的八卦之王。

“哎呀，咱们府上嫡出的小姐可不止一位……”可人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伊人气急打断：“你胡说什么呢？飞云阁那位算什么，一个二房出的，还想排到咱们小姐前面去，想得倒美！”

“伊人，你小声点儿。”妙人赶紧捂住伊人的嘴，谨慎地四下瞧了瞧，这才放开，“这话可不能让其他院里的人听见，不然咱们受罚事小，连累了小姐可就是罪过了。小姐如今的状况已经够让人忧心的了，可不能再出什么差错。”

伊人撇了撇嘴，没再继续说下去。她心里却是极度气愤。小姐待人亲厚，从不打骂下人，有好的东西也一贯与她们分享，但凡在小姐屋里伺候的，没有一个不念着她的好的，就是那新进的小丫鬟、婆子们，哪个说起小姐来不翘大拇指呢？

再说她说的也是实话。想当年夫人在世时，对二房就多有容忍，小姐也是个不爱争的性子，任凭好的东西全让二房母女抢了去，好在小姐还有个嫡女的身份，二房不得不顾忌些许。

自打小姐十岁那年，夫人因病去世，二房就处心积虑地想要扶正，老爷是个糊涂性子，居然真让二房得逞了。这下可好，原本庶出的现下也成了嫡出，明夺暗抢的更是不在话下了。小姐还偏偏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惯得二房如今越来越嚣张，把小姐欺压得连商户出身的三房都不如。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小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领悟到这个道理啊，急死伊人了。

燕鸿在假山后听着丫鬟们为自己打抱不平，一时若有所思。

出身书香世家的娘亲生性清冷淡泊，唯喜琴棋书画，不爱内院争斗，在世的时候就怎么讨父亲喜欢。她虽为嫡长女，却继承了娘亲那不讨好的性子，所以并不受宠。

娘亲去世之后，父亲对她更为冷淡，尤其在父亲将二娘升为正房之后，更是对她不闻不问，二娘及其所出的女儿燕云占据了父亲的全部心思，她这个正经的嫡长女算是成了摆设。在她爹心中，怕是三房所出的女儿喜娘都比她有分量。

好在她对父爱并不憧憬，对于二娘那并不真诚的母爱更是唯恐避之不及，每日除了去上房请安也就是待在自己的小院子里，乐得轻松自在做个米虫。

想必娘亲在天之灵，也唯愿她过得好，所谓嫡庶之争，便由它去吧。

“老爷虽为进士，但相比而言，门第仍是差了些，堂堂镇国公府，为什么要来

咱们府上提亲啊？”可人搔搔头，问到了点子上。

“听说镇国公夫人去天弘寺为公子爷求姻缘，天弘寺的弘一大师亲自提点了几句，‘东风不自扰，春眠不觉晓。月初晴方好，燕子人家绕’，你想想啊，城东姓燕的可不就咱一家吗？不过咱小姐和二房那位恰好都是春天生的……”伊人的言语间满是懊恼。想也知道，这种好事二房怎么可能会便宜别人？

她的玉将军啊，从此将要被套牢……

经伊人这么一分析，燕鸿觉得这亲事儿十之八九会成。

这弘一大师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神棍”，据说当朝天子对他十分尊敬，地位堪比国师。他轻易不替人看相解签，但一旦得到他指点，所求之事，几乎没有不成的。正因为他的存在，现在天弘寺俨然已有护国寺的派头，香火之鼎盛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

当和尚能当到这个份儿上，不容易啊！燕鸿搓着下巴感叹。

看来二娘这阵子不会来找她麻烦了，这么好的亲事落到她女儿头上，她老人家不忙着到处得瑟，怎会有空儿来自己这儿调剂身心？

嗯，上次当着父亲的面儿故意叫了已扶正的原二房一声“二娘”，把人得罪狠了，这才如愿被父亲禁足，耳根子很是清净了些。禁期还有一半未过呢，她就不去凑喜事儿的热闹了，嘿嘿。

彼时，燕府上房正厅。

“云儿，来来，让娘亲好好看看。嘿，咱们家的小宝贝儿出落得真是亭亭玉立、娴静大方，这眼看着就要当世子夫人了，娘亲还真舍不得。”燕夫人话是这么说，脸上却是笑开了花。

“娘亲，女儿不嫁，女儿要一直陪在爹娘身边孝顺您二老。”燕云羞得脸上一片红晕，窝进燕夫人怀中撒娇道。

“胡说，这女子大了总是要嫁人的，这么好的姻缘可不许你往外推。”燕老爷一脸慈笑地轻斥道。

燕府老爷燕慎是进士出身，年轻时曾是名动夷陵的俊彦才子，如今虽然年逾不惑，却另有一番成熟儒雅的文士风范，至今仍有不少人家想要把女儿送予燕慎为妾。

此次镇国公府前来提亲，求燕府嫡女，燕老爷、燕夫人压根儿没想起来燕府最名正言顺的嫡女燕鸿，直接默认了二女儿燕云才是对方所求良配。

“爹——”燕云拖长了声调娇嗔，引得燕慎怜心大起，捻须大笑起来。



“老爷，您就别逗云儿了，您没看咱女儿是害羞了吗？”闺名枫娘的燕夫人很是了解女儿家的心思，笑眯眯地为女儿解围。

燕云偷偷抬眼轻瞅案上朱漆托盘里的灰色禽鸟，心中满是欢喜。灰雁呢！

纳彩时以雁为凭乃是古礼，寻常人家多以木雕雁代替，显赫人家顶多也是用玉雁，像镇国公府能擒得生雁前来求亲，既代表了公府的尊贵身份，亦彰显了对燕府求亲的诚意。

镇国公家的世子夫人呢，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嫁得如此风光。

### { 生米 }

“喜儿给爹娘、二姐姐道喜了。”燕家三房庶出的女儿闺名喜儿，排行第三，故又被称喜娘。此刻她正对着案几两侧的燕老爷和燕夫人盈盈福身道贺，燕夫人得了佳婿高兴至极，并未像平时那样为难她，笑道：“三娘免礼。”

“咱们燕府的女儿中，二姐姐最是出众，如今得此姻缘，乃是命中注定。爹娘真应该好生庆贺才是。”喜儿平时为人最会察言观色，如今见二老乐得见缝不见眼，哪会不拣好话说？

“喜娘所说甚是，甚是。”燕老爷颌首笑道，“来呀，吩咐下去，全府上下，按例看赏。”

“谢老爷夫人，谢二小姐。”下人们脸上的喜庆、感激映在燕云眼中，让她心底更是得意非常。

“爹娘、姐姐，世子爷现如今还在边关呢，那姐姐的婚期……”喜儿有些迟疑地问道。

“说得也是啊，这世子爷还在边关打仗，也没听说他要回来成亲啊……”经喜儿这么一提醒，众人才从狂喜中恢复过来。

这问题是得弄清楚，镇国公可有两位公子，这拖延婚期事小，世子名号可事关重大。

“都怪你，一听镇国公府的名号，就慌忙地点头应了，害得我连这么重要的问题都忘记问了。”身为燕府一家之主，燕慎坚决不会承认自己有错。

“我……我也是太高兴了嘛……反正三天后问名，到时候老爷再问也不迟嘛。”燕夫人委屈地嗔道。

燕老爷一听也是，这才又高兴起来。心里寻思着，左右应该也差不到哪儿去，

二公子乃东宫太子侍读，论起前途来，也不比世子爷差。这些妇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只看到世子名号，没看到太子可是将来的皇帝，那太子的侍读，将来还不是朝中的股肱大臣。

而燕云的心情也随着众人的讨论一起一伏，待听到三天后行问名之礼，才放下心来。

三天后，燕府。

镇国公府遣媒人前来询问女方的生辰八字，燕老爷趁机问了欲结亲的是哪位公子。

这一问不得了，燕老爷当场就变了脸色。勉强托词身体不适将媒人应付走，燕老爷这才敢将脾气发出来，一掌拍在案几上，气得话都说不出来。

“什么？提亲的是三公子？”燕夫人听闻此噩耗，当下身形一顿，跌坐在椅子上。

“娘亲，镇国公不是只有两位公子吗？怎么这会儿又有三公子？”燕云自打听父亲分析了镇国公府二位公子的似锦前程之后，对这门亲事的向往之情只增不减。大公子也好二公子也好，她嫁过去只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至于到底是嫁哪一个，最终也会殊途同归。

可如今又生出变故，这……这三公子是何方神圣？

“这件事儿整个夷陵州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毕竟涉及公府的隐私，外人不足道。”燕老爷的潜台词是，公府的势力摆在这儿，哪个不怕死的敢乱嚼舌头！

只是如今涉及自家女儿的一生，他迟疑片刻便娓娓道来：“公爷和夫人生了世子之后，隔了几年又有了喜讯，生下一对孪生麟儿。只是这孪生子中，晚一刻钟出生的三公子竟异于常婴。”

“初生婴儿皆会啼哭，他偏生不哭不闹，直到三岁，仍不曾开口说话，平日反应也是缓慢、迟钝，不喜理会人。据说当年皇上还亲赐数位御医前来为三公子诊治，却都束手无策。”

“这三公子虽说天生低智，却是福泽深厚，他长到五岁时，竟得到偶然云游至夷陵的得道高僧弘一大师的青睐，大师便将三公子带到天弘寺亲自教养。因三公子一直深居佛堂，公府对这位命运多舛的公子也是讳莫如深，所以世人皆以为公府只有两位公子。”

燕老爷顿了顿，又继续道：“如今三公子回府，公府又得弘一大师指点，公



爷、夫人坚信燕家女能让三公子病情好转，这才不顾门第之见，特意上咱家来提亲……传闻公爷、夫人对这个幼子既愧疚又疼爱，想来对咱们云儿势在必得……”

燕云马上反应过来，尖叫道：“爹，女儿死也不会嫁给一个傻子！”

“说得对。老爷，镇国公家世再显赫，咱们云儿也不能嫁给一个……一个痴呆……”后面的话燕夫人在燕老爷严厉的注视下吞了回去。

“这话咱们三人听了也就算了，切不可外传，否则会引来滔天巨祸！公府是咱们得罪得起的吗？切记不可再胡言乱语。”燕老爷低声呵斥道。

“爹，难道您就忍心让女儿嫁给那样一个人吗？女儿这一生，岂不尽毁？”燕云低声痛哭，泪如雨下，看得燕老爷又是心疼又是不忍。

“乖女儿，你别急，爹正派人打听消息呢，也许，也许那三公子的病已经治好了呢？”燕老爷这话说得也没有把握。

“老爷，先不说这三公子治没治好，他一继承不了爵位，二也无甚功名在身，咱女儿嫁过去，可是什么捞不到啊。”燕夫人到这会儿才算盘仍是打得噼啪响。

“这……”

“爹，如果您执意让女儿嫁，女儿、女儿还不如一头撞死。”燕云撂下狠话就往一旁的案角上撞。

“哎呀，宝贝儿你这是干吗，你这不是要了娘的命吗？”燕夫人一把抱住女儿的身子，两人痛哭起来。

“哎呀，你们这是做什么？我也不想让女儿嫁过去，可是这亲都议了，如今若要反悔，公府那边儿可如何交代啊！”燕老爷思来想去也没想出个章程，急得一头汗。

退亲是肯定不行的，国公府可不是随便就能说不的地方，何况事先还收了人家的灰雁。

“都怪你，事先也不问清楚是哪个公子求亲，糊里糊涂就把女儿搭了进去，我苦命的女儿啊……”

“哎呀，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你别哭了，哭得我头都大了。”

夫妇二人正吵着，哭得差不多的燕云灵光一闪：“爹、娘，公府求的是燕府嫡女，这嫡女可不止我一个啊……”

“你是说……鸿儿？”

第二天，公府再度派人来问名，燕老爷很爽快地将生辰八字交了上去。